

藏羚羊丛书  
小说卷



向往  
天葬

余学先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



藏羚羊丛书  
小说卷

# 向往 天葬

余学先 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向往天葬/余学先著. —拉萨:西藏人民出版社,  
2007.5  
(藏羚羊丛书)  
ISBN 978-7-223-02141-8

I. 向... II. 余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8495 号

## 向往天葬

---

作 者 余学先  
总 策 划 刘立强 李海平  
责任编辑 王剑箫 张慧霞  
封面设计 翟跃飞  
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(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)  
印 刷 北京燕龙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87×960 1/16  
印 张 15.25  
字 数 230 千  
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 01—4,000  
书 号 ISBN 978-7-223-02141-8  
定 价 30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目 录

雪 崩	1
走出荒原	36
夏季的躁动	71
人不是候鸟	130
我 们	172
向往天葬	206

## 雪崩



他们告诉我说,今天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号,也就是说我离家已经六天了。十一月五号,十一月五号,这数字好像跟我有何关系,但总是想不起。我常常这样,应该记得的事往往记不住,不该记得的事反倒记得特别牢。

我很后悔出门时没好好看一下地图,光听别人胡说一通。那人肯定没到过西藏,不然绝不会说到了格尔木就等于到了西藏。不过,谁让我这么傻呢,居然会轻信一个素不相识的过路人的话。现在,我站在格尔木火车站旁,才知道离拉萨还有一千多公里,而且没有长途公共汽车。

格尔木这地方太荒凉了,满目黄沙,树木少得可怜,人也很少,而且脸上都像落满了黄沙一样没有生气。不过人很热情。出火车站不远,我遇到一个缠着很厚头巾的中年妇女,就拦住问她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去拉萨的车。她先往左转往右拐地说了一气,见我还没懂,就问我有没有带钢笔,我说有笔,但没有纸。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卫生纸。蹲在地上给我画了一张路线图。这纸吸水性太强,淡淡的一笔立即变成浓浓的一团,不过我的记忆力还行,她边画我就一一记下了。她把纸递给我说:“记住了。”等她走了,我就把那张纸扔在地上,反正上面什么也看不清。我往前走了一段,突然想起她忘了还钢笔给我,不免懊丧了一下,又懒得折回去,有没有笔都无所谓,我本来也没打算写什么,何况这支笔是



雪  
崩



2



向往天葬

我在火车上捡的。它的真正主人，一个到德令哈去报到的大学生，正巧坐在我对面，一路上只见他写写记记，好像很兴奋，我跟他攀谈了几句，他说他是自愿来青海支援边疆的。他问我是干什么的，我说我是自愿申请去支援西藏的。西藏比青海条件差。他一听不吭气了。我心里暗暗发笑。这些大学生虚荣心一个比一个强，还自以为肩负着人民的前途、祖国的命运什么的。好笑。到德令哈站时，他急急忙忙收拾行李，我看着摆在茶几上的那支钢笔想：他会不会忘记这支笔呢？车一停，他提起包就走，奇怪的是他把摆在钢笔旁的笔记本拿走了，偏偏忘了笔。我也无意提醒他，因为我对大学生没什么好感，甚至可以说讨厌他们，没有他们，我也许会活得好一些。邻居李刚跟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同桌，他考上了我没考上，街坊们把我说得狗屁不值，还顺带说了一通老头子老娘。什么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儿打地洞”。老头子想争回这口气，要我第二年再考，我笑着对他说：“大学生：再见吧！”第二天我就跟着别人跑广州做生意去了……

终于找到了运输站。

里面停了不少车，人很多，可一问，都是搭车的，没一个是司机。我走到值班室，摸出烟盒，好不容易从里面找出一支空得不太厉害的烟卷递给值班的老头。老头挥挥手说不会吸烟，可惜他忘了把那两根熏得焦黄的指头藏起来。看看桌上，一溜放着几十支带嘴的香烟。我把烟叼在嘴上点燃，说天气真好，格尔木不愧为青海省的第二大城市，风景也不错。开始老头不搭腔，后来不耐烦地说如果你没事就到街上去玩吧。我说我最喜欢跟老人家聊天，因为上了年纪的人阅历丰富、见多识广，能学到好多东西。不过，您可能还算不上老人，从气色上看最多不会超过五十岁。他哈哈大笑起来，说我这样的年轻人真难得，居然还尊敬老人，还说自己已经五十八了，只不过身体好，不显老而已。我趁机给他开了一副补药，说您老人家一脸福相，和蔼可亲等等。吹了一通，老头问我到格尔木来干什么，我说想找一辆去拉萨的车。他沉吟了一会，说这事不好办，最近去拉萨的人太多了，不过我的运气不错，他认识一个姓王的司机，昨天刚从拉萨到格尔木，跟他说说也许会搭我。我问老头怎么外面停了许多车，却不见一个司机。老头摇摇头：“都开追悼会去了。惨哪，今年已经是第三个了……那个司机今天正好满二十五岁，结婚还不到半年。”听老头这么一说，我猛然想起，巧得很，十一月五号正是我的生日。怪不得我总觉得这

个日期跟我有关联。我问老头追悼会场在什么地方,他说不远,出门沿着右边那排房子走到底就是。我说我去看看就来。

摆棺材的房子不算大,花圈占了一半,剩下的一半挤满了人,一个女人哀哀地站在棺材前,身子一上一下地抽搐。我问旁边的人那女人是不是死者的妻子,他白了我一眼。我连忙闭上了嘴,这话问得太笨。棺材没上漆,露着白白的木纹。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捧着一张纸毫无表情地念着什么,我急于在人群中找一找谁像那个姓王的驾驶员,没听清他读的内容,只断断续续地听到要奋斗就会有牺牲,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……化悲痛为力量,等等。后来向遗体告别,人群排成一单行走到棺材前鞠躬,我也恭恭敬敬地弯了三次腰,而且有点想哭,那是站在棺材前的女人影响的,我跟她握手时,她拉住我的衣袖大哭起来,幸好后面的人等不及了,推了我一把,我才得以脱身。

出来后,我又去找老头,他说姓王的驾驶员一时半会不会来,他们还要到火葬场去,我说我怎么办,他要我先到外面去吃饭,下午五点钟来找他。

出运输站走不远,左边的路基下有一个小饭店,我走进去,发现里面只有两个人在吃饭,一男一女,都不超过三十岁。他俩要了一盘回锅肉、一盘青椒炒肉,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汤。我问服务员有什么可吃,他用嘴朝柜台努了努,那里挂着一块黑板,上面写着:“青椒炒肉三元回锅肉三元五鱼五元鸡蛋汤三元肉丝面一元二”。我从家里出来时带了一百二十三元钱,现在只剩下四十一元了,不敢挥霍,就对服务员说:“来半斤白饭,一碗汤。”服务员说不行,必须买一个菜才能买饭。我说:“那就来一碗肉丝面。”他鄙夷地笑了笑:“半斤粮票,一元二毛钱。”我说我没有粮票,给钱行不行?他说不行,这是规定。真是岂有此理!如今别的城市你给粮票他还不想要呢。我无可奈何地站起来,只好到别的饭店去碰碰运气。

“哎,你等等。”一串清脆悦耳的音节。

我回过头,那个吃饭的姑娘已站在我身后。

“喏,这是五斤粮票,你就在这吃吧!”

“格尔木所有的饭店都要收粮票。”服务员幸灾乐祸地说。我想了想,肚子实在饿了,也顾不得体面不体面,又回到桌子旁。互相介绍后我才知道,他们两个也是去拉萨的,那个男的姓陈,是拉萨一个什么单位的采购



3



雪

崩



员,女的姓郭,和我不一样,是一个真正的自愿申请进藏工作的大学生。他们的车已经联系好了,下午就出发。小郭也有跟我一样的地方,都是第一次进藏。我说听说大学生都可以坐飞机进去,你为什么坐车?她说她是学中文的,想好好领略一下青藏高原神秘而又绮丽的风光。我又问她西藏有没有亲戚朋友,她说没有,连采购员小陈也是刚认识的。“不过,”她蛮有把握地继续说,“只要赤诚待人我很快就会有許多朋友。信不信?”我没吭气,姓陈的采购员一个劲点头傻笑。赤诚待人?可爱的小姑娘,你太天真了,好些大学生就不像你。当然,我绝不能扫她的兴,她毕竟给了我五斤粮票。再说,她也不会永远这样天真。

吃完面,我们分手了。看看表,才三点,再过两小时才能去找老头,到什么地方去打发时间呢?我问服务员格尔木哪个场所最好玩,他说自由市场。“那里有鱼有肉,有时还可以买到鸡。”我说可惜我没开饭馆。

离饭店不远的一块小平地上围着五六个蓄着长发的青年人,我过去一看,他们在玩纸牌,一个人拿着三张牌,两张“老K”一张“A”,他先让旁边的人看清楚,然后很快地将三张牌摆在地上,我准确地看见那张“A”在中间,一个人将五块钱压在中间那张牌上,一揭开,果然是“A”,玩牌人给了那个压钱的人五块钱。接连玩了几把,都是庄家输,开始我怕上当,不敢下赌注,后来赢了钱的那人把钱塞进口袋里,说:“不玩了。”另外几个人也没拖他就让他走了,我才相信这里面没有圈套。如果有同伙的话庄家就不会轻易让那人走,这一类型的把戏我在家里也玩过,不过不是玩牌,而是猜围棋子,白的黑的。谁猜对了谁得钱。

“伙计,”那庄家冲我拱拱手说:“玩一把吧,钱这玩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,如果我输了,只怪自己手艺不精,侥幸赢一次,也是承让。”也许是刚才输急了,他说话都有点结巴了,脸红红的,鼻尖上还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。我问他为什么单约我,不约旁边的那几个人,他笑了笑,旁边的人纷纷说都输光了。我说:“就这三张牌?”他们点点头,看他们的模样都还不算傻,怎么连三张牌都看不准?我要庄家摆牌,并且声明不管输赢只玩两次。

庄家将三张牌摊在我眼前,“A”又在中间,然后他把牌翻过去,很快地把牌插了几插,“A”始终在中间没有动,等他把牌摆在地上后,我压了两块钱在中间那张牌上。“你好好想一想,看准了没有?”庄家把手压在钱



上,很认真地问我,我说尽管翻开好啦,我这人从不后悔。旁边一个人说:“你既然有这么大的把握,为什么不多压几块钱呢?”我没理他,闹着玩的,找找乐子,何必那么心狠手辣。

庄家把牌翻开,我傻眼了,明明看见“A”在中间的,怎么突然变成“红桃K”了?

“这次你手气不好,再来一把?”庄家笑吟吟地把钱放进口袋里。我点了点头。庄家连牌都没拿起来,就在地上将三张牌让我看清楚,然后翻过去草草换了几下,这次我认准“A”在左边。我放了四块钱在左边那张牌上。庄家又准备像上次一样将手盖在钱上。我说:“不行,这次得由我揭牌。”庄家急了,说这不合规矩。我说赌钱没有那么多臭规矩,上次肯定是你用手盖住钱时搞了鬼。我掀开牌,果然是那张“A”。庄家不肯给钱,另外几个家伙也慢慢对我形成包围之势。原来他们真是一伙的,妈的,差点被他们骗了。

我“嗖”地一下甩掉上衣,将发达的胸肌亮了出来。“怎么,想玩拳?我正嫌有劲没处使呢!”我弯了弯臂膀,几块硬邦邦的肉在皮肤下滚动起来。先前赢了钱的那人也跑了过来,他肯定就躲在不远的地方。我朝他们扬扬手:“一起上吧,上个月我一气放倒过八个。”正当一触即发,那庄家突然说:“算了吧,这小子看样子是玩命的。”我笑了笑说:“这次算你猜对了。拿钱来吧。”他扔给我四块钱。我捡起地上的衣服,看看表,快五点了。拜拜!找老头去。

朝运输站走了没几步,我发现那个姓郭的女大学生在一个小店里买东西,这姑娘有点吸引力,跑过去跟她说了几句话,她说买点干粮到路上去吃。“这主意不错。”我夸奖了一句,又问店主买饼干要不要粮票,他说无所谓,没粮票每两加三分钱。我和他都笑起来了。我对小郭说了几句诸如一切顺利、祝你平安到达之类的吉利话,又往前走,快到运输站门前时,看见那个姓陈的采购员也在买点心。奇怪,他们搭一辆车,怎么不在一块儿买东西?我懒得跟他打招呼,装作没看见似的走进运输站的大门。

我走进值班室,见老头正和一个驾驶员打扮的人在说话,他一见我就对那人说:“就是他……怎么样,小伙子不错吧,一分钟都不差。”我暗暗想,这根本谈不上错不错,是我有事求你嘛。老头又向我介绍,说那人姓王,以后就叫他王师傅,就是他搭我到拉萨去。我满脸堆笑走到他跟前,



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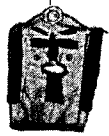


雪

崩



6



向往天葬

感情丰富地喊道：“王师傅，你好！”他站起来跟我握握手：“不要叫王师傅，就叫老王好啦。”我说你本来就是师傅嘛，会开车有技术，比我们这些吃白食的人强多了，不管从哪方面说我都应该称你为师傅。老王皱了皱眉头，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一番，没有把握地说：“今天好像在追悼会上见到过你。”我说是的，尽管我跟死者素不相识，但我被他的死感动了，他的一生虽然短暂，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永恒的东西。老王说：“好啦，别扯得太远，你登记住宿没有？”我说：“还没呢。”“那你跟我走吧。我们房间有个空铺。”

我跟在老王后面走了出去，那老头在后面大声说：“小伙子，祝你好运气。”我猛然想起竟忘了向他告别，就又转回去，真心实意地说：“老人家，谢谢你，你真是一个好心人。”老头说：“说那么多干什么，快去吧，王司机走远了。”我连忙跑着追上老王。

老王把我带进房里，要我睡进门左边的第一个铺，还说：“这房间我们包了，你不用交房钱。”

老王坐在床上，垂着头抹了抹脸，然后把套在左胳膊上的黑纱取下来，拍拍沾在上面的灰尘，很仔细地用手绢包好，塞进床头的一个黑提包里，过了一会，又取出来，放到上衣口袋里。我说这玩意儿不吉利，扔掉算了。老王叹口气：“这玩意儿有时还真不好找，有次我跑川藏线，在二郎山就遇到过这种事，最后还是一个驾驶员撕了一件棉衣黑里子才算完。”

“常有这种事吗？”

“天知道！”

“人这种东西真他妈可怜，就像蚂蚁一样。”

老王想了一会，轻轻说：“其实……不管在任何噩梦劣的情况下，只要临危不乱、当机立断，总是可以扭转的，有一次，我在转急弯时迎面跟一辆车相撞，幸亏速度不快，双方的车都没受什么很大损失，但方向打得太急，我们的车都有一个前轮冲出了路基，悬在空中，路基下是七米多高的悬崖，悬崖下是雅鲁藏布江。那个司机不去想怎么把车倒回来，却缠着我要我负责任。其实我一点责任也没有。那天天气不好，雾很大，天又快黑了，我在离急弯五十米处就鸣笛，减速，打开大灯，但他一样都没做。我下车检查一下后，发现情况很危险，路基的土质不好，时间长了会连车带货滚到江里去。我跟那人说赶快把车倒回去，他说你愿倒就去倒吧，我还

不想去喂鱼。我本来是为他好。因为先倒车安全得多,听他这么一说,我只好先倒了。我很快就将车开到路中间,路基有些松动了,我劝那驾驶员不要上车去,说我有钢丝绳,可以帮他把手车拖回来,他不听,坚持要去,车刚一发动,就翻到江里去了。”

“人死了吗?”

“连尸体都没找着。”

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

老王说:“害怕了?”我“咯咯”地笑起来:

“害怕? 害怕我就不到西藏去了。”

“喂,你干吗到西藏?”

“干吗? 不知道,也许是为了钱吧,听说西藏好挣钱。”

老王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:“有女朋友吗?”

“过去有,现在没了。”

“这个故事长不长?”

“长。”

“有趣吗?”

“那要看怎么说,对我来说没趣,对别人来说也许有点意思。想听?”

“自然想听。不过现在别说,留到路上去说吧,格尔木到拉萨要跑六天,你多准备点故事。”

我说这没问题,论别的也许我不行,论吹牛,我可以三天三夜不喝水。我问老王什么时候出发,他扳着指头说:“明天卸货,后天装货,大后天一早就走。”还说这次拉的是钢材,单位搞基建急需用,他要尽快赶回去。我说我需要准备些什么,他说多买一点干粮,听说上面下大雪了,很有可能堵车。我说买五斤够不够,他边脱鞋子边说:“你看着办吧,我想睡觉了。”躺下去不久,他又坐起来问我:“你带棉衣没有?”我说我身体好,一辈子没穿过棉衣,“那不行,干粮我买,你明天一定要买件棉衣,上面可不比这里。”我说:“好的,就按你说的去办。”他才放心睡下了。

八号一大早,老王就把我叫醒了,当时我正在做梦,梦见芳芳跟那人吹了,她又来找我。我躺床上还没起来,她走到床前,脱鞋爬了上来,问我还爱不爱她,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,她羞羞答答地说想跟我结婚还用手摸我的头发。我本来想答应她,但想起过去发生的事,心里就不愉快。我



7



雪

崩



说还没睡醒,等清醒过来再回答这个问题。她哭了,捂着脸往外跑。我有点后悔,赤着脚去追她,推开门,却发现她根本没走,就站在门外。我想对她说刚才的话都是开玩笑,可还来不及开口,就被老王摇醒了。老王问我做了个什么梦,没醒前眼珠子转个不停。我说是一个和女人有关的梦,老王像每一个过来人一样很世故地说:“女人的事不能太认真。”

趁老王收拾东西的时候,我连忙从枕头底下抽出毛线衣穿上,为这件毛线衣的事,他有半天没理我,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本来他说好了要我买棉衣,我也打算买,可到商店一问,最便宜的也不下二十元,我只好悻悻走出来,还要六七天才到拉萨,总不能一下将口袋里的钱花光。钱是出门人的胆呀。出了商店,门口有个摆地摊的,摊子上摆着几件毛线衣,六块钱一件。可惜衣服小了点,不太结实,头回穿就绽了两个口子。回到房间老王一见毛线衣就问:“怎么不买棉衣,是不是钱不够?”我说:“钱,有啊!出门人怎么会没钱呢?棉衣太沉了,毛线衣又轻又暖和,你说是吗?”说着,我还故意让他看了看我满身的肌肉。为这事他居然生我的气了,说:“一个人自作聪明会吃亏的!”

汽车出运输站大门时,值班室的老头一个劲朝我挥手,我把一包没开封的“黄果树”牌香烟扔给他,这烟本来是为老王买的,可老王说他确实不会吸烟,我也不会吸,只是抽着好玩,在家里跑买卖的那阵子,没有烟还真不行。老头接过烟后还在挥手,嘴里喊着什么,发动机的响声很大,听不清。我对老王说那老头可能想跟我们说几句话,老王就把车停下来。

老头披着一件老羊皮袄跑过来说:“刚才有几辆车从上面下来了,说唐古拉山口那边雪崩了,来往的车辆都通不过。”老头指了指停车场,“他们本来都准备今天走,现在都决定不走了,说等几天再说。”老王说他还是要走,单位等着钢材用,十二月冰冻后基建就要停工了。还说到唐古拉山口要跑三天,到时路肯定修通了。老头把烟还给我,说:“路上困得很,抽抽可以解解乏。”还问我带了火柴没有,我说带了,他才转身往值班室走。

出城后,我想跟老王聊聊天,但他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,目不斜视,没有闲谈的兴趣,我也就不好开口了。外面风沙很大,我把玻璃拧上,细小的黄沙还是不断冲进来。刚刚出来的太阳像一个生锈的铜盆一样挂在东边,没有什么光泽,风怪声呼啸着,吹得黄沙铺天盖地,能见度很差,虽然打开了车灯,十米处的东西还是看不清。老王说格尔木是一块盆地,风

沙特别大，等开到山里去就好了，我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到山里，他说最多六小时，这段时间你完全可以好好睡一觉，继续做那个跟女人有关的梦，我说那我就试试看吧。

睡了一会，车颠得厉害，总是不能入梦，索性睁开眼睛。老王问我到西藏去是不是因为女人的原因，我说可以这么说，他要我从头到尾讲一遍，说行车时听听女人的事，不容易打瞌睡。我问老王多大了，他说二十八，结婚已经三年。我说你比我大四岁，我的事就当说给哥哥听吧。

那女人叫芳芳，跟我住一条街，长得很一般。嘿嘿，我也长得很一般。半斤配五两。

我们从初中时起就偷偷相爱，为了她，我不知干过多少架。几年来，她都假装柔情蜜意，跟我形影不离，可那天我向她求婚时，她却冲我说了一大堆伤感情的话。那天，我们从电影院出来。我送她到家门口，对她说：“芳芳，嫁给我吧。”“嫁给你？行啊。不过，你准备拿什么来养活我呢？”芳芳跟我一样，待业青年，而且暂时没有找工作的兴趣。她觉得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，毫无乐趣可言。

如果有人供她吃饭穿衣，她一辈子也不会想参加工作。我说我有钱，这几年跑买卖赚了一千多，都在银行里存着，今年努把力，会赚得更多，不但可以养活她，还可以养活我们未来的小宝宝。“算了，算了。”她很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，你以为中国真会成为小商小贩的天下？哼！做梦。说不定哪天当官的会说：该抓一抓那些无法无天的投机倒把分子了。到那时，说不定还要我给你送牢饭呢。我说：“芳芳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有爱情的力量嘛。”“哼！算了！”她甩了下披肩的长发，“爱情能当啤酒喝？能换进口香水？能旅游？告诉你吧，有一个大学生向我求婚了，我都没答应他。我想应该把第一个机会留给你，如果你半年内穿上了工作服，我也许会真嫁给你。拜拜。”她扭着屁股走了进去。当时我真想朝她那最肥厚的地方猛踢一脚，可她说的都是真话，何况我还爱她。工作服，他妈的我到哪个该死的地方去弄件工作服穿呢？我四处去打听，但没有一点希望。

老王问我住在县城还是住在大城市，我说是省城。他说：“这就难怪，大城市的女人都这样怪腔怪调，我老婆是重庆人，跟你那位一个味儿。”他还问我跟芳芳睡过没有，一般睡过的女人老实些。我说嘻——她还在乎这个。现在的女人谁在乎这个？老王伤心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也是。”我



9



雪  
崩

问他叹气干什么。他说：“你继续讲下去吧，待会儿再告诉你。”

过了不久，区里来了招工名额，是市环卫局招国家正式工，听说光我们区就要十个。我的存折变成了一部彩色电视机，并且巧妙而又自然地摆到区委书记的客厅里去了。送彩电时书记始终没有表态，直到我临出门时他才说：“你家的情况我了解，确实很困难，这次招工你的问题应当优先考虑。”我一个劲说是的，是的，心里却想，笑话！我家才不困难呢，父母还在拿国家的钱，哥哥姐姐都参加工作了，剩下我这老么自在得很。我知道这是领导谈话的艺术，不过，心里老是有点心疼那买彩电的钱，但是，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为了跟芳芳结婚，别说一千多，就是再多我也舍得。我们区委书记才三十多岁，以前在区里当秘书，刚提拔不久，据说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，笔杆子也很厉害。没想到说话也有水平。

五天后，听说公布招工名单了，我吃了早饭就往芳芳家跑，已经八点多了，她还在被窝里睡大觉。我把她拖起来，说到区委会去看招工榜去。她睡眼朦胧地问我体检没有，我说没听说体检呀。她重新钻进被子里，说：“算了吧，书记就是瞎了眼也不会摸到你门上去。”我说这次一定有我，信不信？她说不信。我差一点将其中的奥秘透露出来，可话到嘴边又吞了下去。芳芳最讨厌灰吹牛拍马的人，只要一说出来，她肯定会跟我一刀两断。这女人就是这样，叫人又恨又爱。

区委会门前人好多，都密密麻麻地围在一张红榜前，我分开人群把芳芳扯进去，很有把握地看了看榜，榜上有十个名字，我从上至下看了一遍，没有发现自己的大名。芳芳挽住我的胳膊，讥笑地说：“回去吧，书记大概不知道我们订的条约。”我又从上至下看了一遍，眼睛停在“张向东”这个名字上，这人是区委书记的外侄，是一个连加减法都弄不清的白痴，读了十年书也没混到小学毕业证，二十几岁的人了还经常挂着两条鼻涕，连幼儿园的小孩也经常拿他开心。

“娘的，我被别人当猴耍了。”我恨恨地骂了一句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芳芳不解地看着我。我左眼皮剧烈地跳动起来。芳芳被吓坏了。她曾经给我编过几句顺口溜：“不怕叫，不怕闹，就怕眼皮跳。”我只有被激怒得无法压抑时眼皮才跳。有一天晚上芳芳本来约我到文化宫去玩，可她临时改变主意跟另外一个小伙子看电影去了。我找到电影院在门口等到散场后，将那小伙子收拾了一顿，芳芳说我的眼皮跳得像



10



向往天葬

钢琴键子，还亲了亲我。可怜那小伙子被白揍了一顿。

老王接过话说这种人打死了也不亏，他曾经也打过。

车终于开进了光秃秃的山里，太阳朗朗地照着，果然没有一点黄沙，甚至连一丝风都没有，转了几个弯，眼前稀稀拉拉地出现了几幢破旧的土平房。老王把车停到路边，说在这里休息一会，吃顿饭。他提着桶去加水，我朝歪歪扭扭写着“小吃部”几个字的那扇门走去。

小吃部里冷冷清清的，除了老板外空无一人，没有米饭，没有炒菜，只有二两一个大馒头和五毛钱一小碟的泡菜。我问他生意怎么这样清淡，他说上面堵车了，车上不来也下不去，这三天我是第一个顾客。这时老王进来了，他跟老板打了个招呼，就吩咐我放开肚皮吃个饱，说下一顿天黑后才吃得上。还说这里的条件是最好的，到了上面，有时一天也喝不上一口热水。馒头已经凉了，面黑糊糊的，很硬，硬着头皮啃了两个下去，实在不想再吃了，看看老王，他正在专心专意地消灭第四个。

吃完饭，老板给我们一人倒了一碗白开水，说是免费供应，我们草草喝了几口，算清账，又往前跑。我又开始讲那没有说完的故事。

那个瘟官做梦也没想到晚上我敢去找他，放心地敞开窗户睡大觉。我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他的窗户上不安副铁栅栏。他没有关灯，也没有盖被子，记得他那放在胸前的手上还拿着一份薄薄的文件，文件的标题好像是中央关于整党的通知。这种人狡猾得很，肯定会顺溜溜地滑过关。本来我只想去吓唬吓唬他，后来怎么真的动刀了？哦，记起了，可能是电视机的原因。他老婆和八岁的小孩在客厅里看电视，声音开得好大，是相声晚会。她们不时被姜昆和他的新搭档逗得开怀大笑。我的血蓦地涌上脑门，眼皮又跳起来。那是一部十四英寸的“日立”牌彩电，我搞了几年小本生意的成果。妈的，又累又低三下四，行情没摸准连老本都会赔掉。一千多元，老子辛辛苦苦干了几年，换来的竟是欺骗和侮辱。一气之下，我不顾一切地举起了水果刀。唉，如果当时他突然醒来，如果他桌上没有那把水果刀，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了。

那把水果刀很短，我连刀柄一起刺进他的大腿里去了，他的血黏糊糊的，有点烫手。那把水果刀忘了抽出来。他也是条汉子。竟一声也没叫唤，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，捂住腿，压低声音冲我骂了句：“你这蠢货，要为这件事付出代价的。”现在想来，我确实是个蠢货。



11



雪

崩



当天晚上,我跑到火车站。想先到外地去避一避,在候车室里遇到一个人,他说他是刚从西藏回内地来休假的,我问他西藏好不好混,他说西藏是个好地方,钱挣得多,还没人管。我问了问路线,就跑来了。

老王听完后,说为这事完全没有必要跑出来。第一,不管怎么样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好领导多,他们会替你伸张正义,再说你没有刺到要害部位,最多将那部彩电折价成药费。第二,那个区委书记当时正在看整党文件,他是个聪明人,知道受贿这事不好玩,肯定做贼心虚不敢报案,这一点可以从你刺了他一刀他也不敢大喊大叫看得出来。我说未必,即使他现在不报复,以后也没我的好果子,再说从古至今都是官官相护,这年头,人心难测呀。老王问我出来时告诉家里没有,我说没来得及。他要我到拉萨后马上给家里发个电报,免得家里人着急,至于工作,到拉萨后,他可以帮我想想办法,估计找个临时工问题不大。

现在该我问老王了,老王支支吾吾反复说他老婆实在没有什么可谈的,还告诫我说:“跟驾驶员在一起时,千万别问他老婆的情况。”我问为什么,他说不为什么。

“这就怪了,不是早有作家写了,两个男子汉在一起不谈女人,就没有更好的话题了。你是不是在女人问题上不顺?”我问。老王开始直摇头否认,后来才说:“反正到拉萨后你要去我家,不如现在就告诉你吧。”

我老婆比我小三岁,白白胖胖的,在单位当食堂管理员,本来我什么也不知道,生活过得蛮好的。我们跑青藏线一趟来回十四天,每次到家,她都预先为我准备好酒菜,坐在桌边等我。有一次,好像是今年五月三号,我在格尔木时突然想起再过四天就是她的生日,她跟我结婚三年,她过生日时我一次也没在她身边。我突然想:要是在格尔木买一点生日礼物,突然出现在她面前,她一定会高兴得发狂的。我买了一盒生日蛋糕,连夜启程,四天三夜没合眼,终于在她生日那天的晚上十一点半赶到了拉萨。房里已经熄灯了。我提着蛋糕轻轻打开门,想给她个出其不意,却发现我的枕头上睡着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……

我打断老王的话,问他揍了那男人没有,他说揍了,并且当时就拖着老婆要到单位领导那里去。“唉,”老王长长地叹了口气,“你知道我老婆当时怎么说吗?她跪在地上,抱住我的腿,一个劲说她冷,从心里冷到全身,我不在家时,她每天晚上都冷得睡不着觉,她哭着说:你看看别的家



里，一家人乐乐和和的。我却寂寞得像寡妇一样，你杀了我吧！活着也没意思。我想了想，老婆也有老婆的难处，她也是人，也有七情六欲，我一个月在家住不了三五天，也难为她了。”

我问老王在外面有没有情妇？他说没有。我就说如果这是真的话，那就简直傻透了，要是我，早就把那骚娘们赶出门了，再不就以牙还牙，也去搞几个情妇，“无论跑到哪里，车一停就有女人拉着往家里跑，多美。”老王又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说人应该想开些，这种事驾驶员中并不少见，他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“我老婆现在好多了，我给她买了台电视机，一天黑她就关上门在家里看电视。从不往外跑。”我问他这话是谁告诉他的，他说：“我老婆说的。”我想告诉他相信老婆的话是最傻的，不过我没说，毕竟是老王的内政，说过头了没好处，何况我还要求老王帮忙呢。老王要我到拉萨后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，对他老婆放尊敬些。我说：“这事你就放心好了，不管怎样她是我的大嫂。”老王说：“你这人虽然看上去有点油，但肯定讲义气。”于是我们换了个话题，开始天南海北地乱扯，越南跟柬埔寨打仗，内地物价飞涨，老山前线又出了一批英雄，大城市最时髦的服装……我发现老王对这方面的知识简直贫乏得可怜，只是“嗯、嗯”地应诺。他一开口就是“东风”五吨车并不比“五十铃”差，今年提前完成了运输任务，这一趟回去后明年三月才出车，青藏线正在铺柏油路面，估计明年可以全线通车，到那时，运输任务额可能还要提高，我对这些没兴趣，也学着他。“嗯、嗯”地应诺着。

天渐渐黑了。老王说再走半小时就可以到食宿站，他说：“那里有两个旅馆，左边一个挂着红灯，是一个退休的老头开的。以前这里没有旅馆，那老头的儿子六十年代也是驾驶员，有一次开到这里，在野外过夜时活活冻死了，那老头到这里来哭了一回，就再也没下去了。他需要的东西都由过往的驾驶员给他捎。”我说：“老王，听你说话真得神经健全才行，你一开口就是死啊死的，难道就没有叫人开心的事？”他回答说开心的事当然也遇到过不少，不过经常想想那些死去的人，就会觉得生活不那么艰苦了，因为我们毕竟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

车停下来时，老王指了指右边那排挂着一盏汽灯的平房说：“那排房子千万别去，那是一个坏女人开的旅馆，条件很差，但她暗暗靠卖身赚钱。她本来想靠这一招挤走老头，但谁也不上她的门。”我说话不能讲得



13



雪  
崩